

文艺杂谈



乔羽(第二排右起第二位)等人在祝融峰合影。(资料图片)

刘瀚璐

6月20日,著名词作家乔羽因病在北京去世。95载的波澜,至此停歇。

从吱吱呀呀地转的大风车,到轻轻荡起的双桨,从《爱我中华》的高亢呐喊,到《难忘今宵》的依依惜别,乔羽的歌曲,承载了一代代中国人的记忆。

1400多公里外的湖南,寻常多半已是晴朗燥热的时节,此时却青山团云、细雨霖铃。山朦胧,水朦胧,心朦胧。雨水之下,湘江的碧波荡漾,又丰盈了几分。“一条大河波浪宽”的韵又浓了几度,一些关于乔羽的潇湘足迹,又泛起余波。

时间回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经历过长时间的饥渴,人们对艺术、对美有着迫不及待的需求。潇湘大地上,一场对歌曲艺术的叩寻也在萌动中。1980年6月,湖南株洲,36岁的夏劲风创办了全国第一份歌词报《潇湘词报》。来自全国的歌词投稿,如雪花般飞往株洲。在人们的热情之下,《潇湘词报》从季刊,变成双月刊,最后又变成月刊。每期600多篇歌词,大多通俗易懂、易于吟唱。

《潇湘词报》如火把,点燃了后来歌词报在各地纷纷创刊的热情。或许正因为《潇湘词报》的先锋作用和影响力,1981年,由文化部和文联组织的全国首届歌词创作座谈会选址株洲。当年10月的一天,一辆南下的火车包厢里,掌声、笑声不断。伴随着火车的咣当声,词作家乔羽给大家讲起笑话,女作曲家瞿希贤笑得“连肠子都疼了”。他们这一行沉浸在欢乐气氛中的人,正要赶往株洲,去参加全国首届歌词创作座谈会。

深秋时节,来自全国各地及部队的118名代表,汇集株洲。这是一场全国词作家们的盛会,许多此前仅仅在报刊上或歌谱的右上角见过彼此的词作家们,如今走到一起,互相交流歌词创作的现状及发展。

10月21日,会议的开幕式上,乔羽慷慨陈词,表达了对歌词创作的期待。“我相信!我们这一代的歌词作者,也会无愧于我们的时代,我们也会为我们的时代写出洪亮的歌、优美的歌、感人肺腑的歌、使人上进的歌。我们的歌,将要鼓舞十亿人民,

奋力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业。我们的歌,将要它的艺术魅力去征服一代青年的心灵,使他们情操高尚、精神丰富、意志坚强。”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有人问,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是什么?人以为这就是我们的目的。”之后,乔羽还当场写下:潇湘是歌词之乡,株洲词会是中国歌词界的节日。

座谈会后,乔羽还同不少词作家们前往衡山、洞庭湖等地采风。湘籍著名词作家瞿琮至今保留着当时的珍贵照片:南岳衡山,祝融峰顶,词作家乔羽戴着方框眼镜,笑容洋溢,与作曲家李焕之、生茂,词作家梁上泉等十九人,将欢乐和憧憬定格。

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第二任会长、名誉主席陈晓光曾说,这次座谈会,为新的历史时期推动歌词艺术的发展形成了共识,也形成了中国歌词创作经过十年浩劫之后的一次动员、一个新的开端。而湖南,也愈加成为歌词队伍规模蔚为壮观的歌词大省。在专著《中国当代歌词史》中,词作家晨枫介绍,那时候株洲的《潇湘词报》、长沙的《百灵鸟》、邵阳县的《野菊花》等歌词报纷纷创刊,大批歌词作者蜂拥而出。这种场景在全国称得上是兵强马壮、阵势雄壮。

2000年的夏天,乔羽再次踏上湘楚大地。张家界武陵源的森林之中,须发苍白的乔羽,戴着一顶花色宽檐帽,身着白色衬衫,眉毛和眼睛笑成弯弯的圆弧,闲适地坐在一顶竹轿中。此时的他,少了几分意气风发的热烈光芒,眉眼间多了许多安宁与慈祥。

他的身旁,环绕着几位湘籍音乐家后辈,瞿琮(湖南长沙籍,《我爱你,中国》作词者)、张名河(湖南沅陵籍,《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作词者)、王佑贵(湖南郴州籍,《春天的故事》作曲者)。拍摄照片的正是湘籍歌唱家李谷一。

瞿琮将这张照片称为“我们为乔老爷抬轿子”。他说,只要乔老爷在,我们大家就心里有光亮,人生有光芒。



一条大河——词作家乔羽的潇湘足迹 激越潇湘

词作家乔羽的潇湘足迹

剧墨登场

山村变化的风俗画卷——喜看湖南花鼓戏《山那边人家》

谢柏梁

小时候看周立波的《山那边人家》,觉得这种生活流的铺陈具备画面感,形象生动又清新隽永;如今在作家的家乡,回想儿时的文学记忆,观看由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和益阳市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创排的《山那边人家》,从满台欢笑中次第观赏到清溪村的人情物理,犹如展开山乡变化的风俗画卷,令人精神为之一振,昼夜梦回清溪。

在2014年10月15日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作为曾经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资深作家,周立波与赵树理、柳青等作家一样,“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他整整10年扎根家乡,这才创作出富于泥土气息和清新韵味的系列短篇小说和史诗大作《山乡巨变》。这与其《暴风骤雨》一样,先后成系统地获得了当时最权威的斯大林文学奖奖项,也具备经典流传的意义。

与西安的话剧《柳青》、秦腔《路遥的世界》南北呼应却又风格迥异,湖南花鼓戏《山那边人家》看起来没有肩负太沉重的道德文章,也无意舒卷特别浓厚的时代风云,更不以悲怆沉重的悲剧意味作为基调,却在一连串的喜剧包袱中体现出新中国山乡变化中的农民生态,体现出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趋向于精神层面的逐步变化,在扫盲运动中体现出误会与释然的时代趋势,在民俗风情的展示中体现出吾乡吾土吾民的天乐精神,还有与时俱进乃至由凡入圣的博大情怀。

在剧中,作家周立波不仅是记录时代画卷的写作者,更是火热生活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他与乡亲们打成一片,化入跳出地见证出乡亲们生活的精彩和生态的美好,当然也同时伴随着凡人的苦恼和柳暗花明的生机。湖南人的乐天精神、花鼓戏的喜剧情调,类似甚至超越《桃花扇》中老赞礼那样评点时代风云、展开历史画卷的作用,在戏中特别自然地融会在一起,毫不违和地勾连于全剧。

全剧以周立波新婚送对联、姑娘们集体听壁根开始,以满爹父子关于泡种的不同时机的认定作为包袱,以惟妙惟肖唯美微甜的插秧舞作为展开农家生产的诗意画卷,特别令人心醉。其中,桂花赶场时看中了一个漂亮发夹的细节令人感慨:“等到卖猪果子到了手,我就把那粉红色的明晃晃的有花纹的贵得要死的塑料发夹,票子一甩买下来,然后就不紧不慢不慌不忙从从容容大大方方夹在我的头发上……”尽管当年的物质如此贫乏,但是姑娘娃小媳妇爱美的天性和美好的愿

景,却是不可磨灭的青春记忆和审美特点。如果把去掉“睁眼瞎”的扫盲运动与打开机械化、合作社的大门,见证新社会发展的历史走向结合起来,此处闹腾得再厉害也不为过,同样具备诗般汹涌澎湃的必然趋势。



《山那边人家》剧照。

音乐咖啡

《书韵潇湘》的铮铮回响

范诚

最近,一首叫《书韵潇湘》的歌曲在互联网上唱响,引起听众们的共鸣。

这是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出版中心原总经理邹树德创作的一首歌曲,由著名歌唱家王丽达演唱。诗意的歌词,优美的旋律,动人的歌喉,将书韵潇湘湖湘文化演绎得淋漓尽致。

邹树德扎根湖南出版四十载,饱含对湖湘文化的热爱和对出版事业的深情,倾情创作了这首歌曲。

请看歌词:一山秀五岳/一叶红潇湘/一眼千年看岳麓/悠悠韶乐溯前朝/洞庭一湖盛四水/湘江总北上。

第一段,以诗化的语言高度概括湖南优美的地理环境和悠久的历史文脉。湖南有五岳独秀的南岳衡山,有四水汇聚波澜壮阔的洞庭湖,有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湘江北去,歌歌不绝,韶乐悠扬。

击水三千里/十里芳草香/雄文诗卷映风云/三湘沃土豪情壮/一简一牍留墨色/天空任翱翔。

第二段,生动描绘出湖南出版的历史与辉煌,光荣与梦想。湖南有悠久的历史文脉。马王堆汉墓,里耶秦简,发掘的数万枚秦简牍,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一简一牍留墨色,天空任翱翔”。湖南出版传承着数千年的湖湘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在赓续中开拓创新,因此,“雄文诗卷映风云,三湘沃土豪情壮”。

放眼世界/心中有骄阳/蔡伦一纸裁春秋/千古风流读华章/能吃辣椒会出书/守正创新敢担当/卷帙传薪火/出版耀荣光。

第三段形象揭示湖南出版的优良传统和时代担当,并展示出美好的发展前景。几十年来,湖南出版“放眼世界,心中有骄阳”,走在时代前沿,出版了卷帙浩繁的系列好书,“能吃辣椒会出书,守正创新敢担当”。脚踏实地,勇于开创,坚定了方向,创造了辉煌。



影视观察

《东北狙王》:荡气回肠的热血传奇

肖亦翹

电影《东北狙王》是由深圳狙击者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北京剧多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七壹时代(北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出品,5月15日于优酷、爱奇艺两大视频平台同步上线。

这是一部展现“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民不屈不挠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电影,影片讲述了民族存亡之际,民间神枪手任天行深明家国大义,毅然接受刺杀日本细菌病毒专家的绝密任务,给气焰嚣张的敌人致命一击的传奇故事。

《东北狙王》故事情节紧凑,环环相扣,层层推进,跌宕起伏,紧紧抓住观众的眼球,让观众的心情随着故事情节的起伏而起伏,激荡着观众的爱国主义情感。本片最大的看点是要让背负国恨家仇的主角任天行将杀气藏起来。在敌暗我明、敌强我弱的危局之下,除了一腔热血外,更要有过人的胆识与智慧,才能蛰伏以待良机,直到给敌寇致命一击。故事人物保家卫国的勇气和真实情感,极大地激发了观众的爱国热情,收获了广大观众的赞誉。

在表现手法上,这部电影采用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有机结合的方法。首先,它根植于现实,比如开头抗日部队伏击敌人列车时发生的激烈战斗,抗日部队伤亡惨重所剩无几,日本人闯入土匪山寨进行大屠杀,拿中国人做人

物实验,以及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抗日意志和前赴后继的牺牲精神等情节,都能找到现实依据。但它又加进了较多的浪漫主义因素。比如,神枪手任天行身怀神枪绝技,在晚宴上突然出现,一枪杀死敌将军,又顺利脱身;以任天行为首的抗日小分队大闹虎牙山,捣毁敌人的研究机构,救出老百姓,挫败敌人的阴谋。情节大开大合,扣人心弦,荡气回肠。特别是影片最后,任天行给自己立下墓碑之后,毅然决然地走向了战场,为一方百姓的安宁奉献了自己的生命。民间却因此多了一个传说——其实任天行和白鸽还驰骋在白山黑水之间,与敌寇英勇奋战,直至抗战胜利。这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式,表达了百姓对保护他们的英雄的美好感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同时,本片在主要人物任天行的形象刻画上还是花了心思的,这主要表现在任天行的思想性格是发展变化的,而且这发展变化还是有逻辑可循的。起初,任天行还是东北军中的一个下级军官。“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军撤出东北,任天行却和一部分士兵脱离了部队留在东北,自发地抗击日军。但是,在伏击日军列车时却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了他一个人。他被土匪收留,从此以后,便心甘情愿地留在了土匪寨子里当上了“老六”。直到白鸽出现,他发现白鸽是他牺牲了的战友的妹妹,心里便有了触动,为战友报仇以及当初他脱离部队“私自”

留下来抗击日军的念头又冒了出来。于是,他循着白鸽留下的信息走了出去,自发成立抗战小分队,去到抗日的战场上,与敌军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斡旋。

当然,这部影片也有故事逻辑上的瑕疵。白鸽化妆成一个“妓女”,来到土匪寨中找任天行。其实能不能顺利找到任天行是有很大偶然性的,将抗日组织的重要计划寄托在这种极具偶然性的行动上显然是很不妥当的。而且,她找到任天行却没有得到任天行的答复后,直接愤然离去。试问在那个视人命如草芥的土匪窝里,白鸽是如何来去自如的?

目前,抗战题材在网大电影市场上还是较为稀缺的。只要能有效地解决演员演技、故事逻辑合理性等方面的问题,就可以对同类题材起到正确的导向作用,真正提高网大电影的制作水平,带给观众更多品质更优良的好电影。

